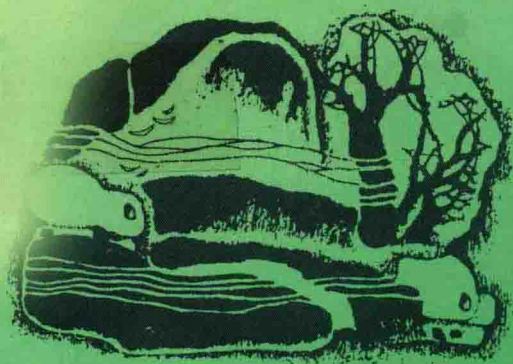


中国彝族当代文学丛书

苏晓星

金 银 山



贵州民族出版社

苏晓星

金银山

『无人相伴』之一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姚南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银山 / 苏晓星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3

(中国彝族当代文学丛书)

ISBN 7-5412-0891-4

I. 金...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380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30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定价:25.00 元

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中国彝族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献 给

一九八六年贵州省省级机关首
批扶贫工作队员



仅将此书献给贵州省省级机关农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自序

——兼谈实用文学创作和艺术文学创作

这是一本以农村扶贫工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题名《金银山》。

农村扶贫工作已实实际际而又极不平凡地持续开展二十多年了，至今还未见到一本长篇给予应有的反映，未免使人感到遗憾。

1986年新春伊始，贵州省不失时机地组织省级机关干部下乡扶贫，这可算是首批，其后逐年依例而行，持续不断地组织了若干批。就像我们当年欣逢土地改革运动并有幸成为一个土改工作队员一样，下乡扶贫是时代赋予的又一重大历史使命，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有为者合当领此风骚！我虽然已年近花甲，难合报名条件，但还是决心到春耕时以深入生活的方式作实地考察和体验。当时，我的女儿李雯大学毕业后正分配到我所在的单位贵州省文联工作，经我动员，她慨然报名，成了贵州省省级机关首批农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春节后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上千的工作队员在省人民政府广场集中，整装待发。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龙志毅同志专门来为队员们送行，他是这次规模巨大的扶贫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我特意介绍我的女儿向他告别。当庞大的车队载着队员们各奔

前程时，其情其景还真有一种雄师出征的豪壮气魄哩！

麦收已罢、樱桃红透的时节，我特意跟踪下到我女儿她们扶贫的纳雍县维新区维新乡深入生活，以遂自己的一番心愿。每天，我和队员们一起或是深入田间，或是走村串户，帮助农民们解决春耕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当然也和队员们一起在每餐只交三角五分钱的区机关食堂就餐。晚上或是在供销旅社昏弱的灯光下作笔记，或是到小镇的什么地方观看婚丧民俗，感知地域文化。可以说扶贫队员们的生活和工作是很有魅力的，使得我这个跟踪体验的人也为之感动而一样振奋，很快就记下一大本笔记，可惜刚满一个月就接通知回省城赴会，一走就没有机会再回去，实是令人感到可惜。

当时省里的领导对扶贫队员们是很关心的，就在我离开后不久，县里来电话通知说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要到维新视察，要求区里作好接待准备。区里据此紧急开会布署，刻不容缓地调集人手忙乎开来：又是杀猪宰鸡，又是下河打鱼，还嫌区机关食堂破烂，炊事员不会炒菜，把餐饮事务统统包给镇上一家川人开的馆子，要求店家立即挑水将饭厅里里外外洗刷干净。谁知胡锦涛同志到下视察完毕后，就餐时却偏偏要去找我女儿她们几个扶贫队员吃三角五分钱一餐的伙食，使得她们又是感激，又是为不成敬意而抱歉不安，幸得有人藏有一听罐头以备不时之需，这才聊且借以为书记洗尘和回报关怀。

当年的省级机关下乡扶贫工作队到达对口扶贫的乡村后，人人意气风发，个个争创先进，青年人们纷纷争取入党入团，由于互助互爱和团结一致，结成战友般的情谊，大有革命战争年代的遗风。他们把扶贫工作视为崇高使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充满活力而又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地区谋利益。派有工作队员的一些省级机关，首先为打开扶贫工作的局面作了努力，比如交通厅、水电

厅等，一上来就积极主动地为加速对口扶贫县的交通和水电建设拟批方案、筹拨资金，从全局着眼改善扶贫条件。工作人员中有不少能人，他们门路多、关系广，很有活动能量，工作接上茬后就纷纷赶回省城，为兴办乡镇企业跑资金、找技术、寻客户、求商家，十分活跃，也很有成绩。还有一些人具有农技或工交水电方面的专长，在扶贫工作中也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一腔热血外，却是两手空空而来，谈不上贡献什么物力和财力使受援者脱贫。但是，他们却为扶贫之地带来了战胜贫穷的意志，也带来了战胜贫穷的法宝，那就是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意识，他们的全盘努力就是要使人们掌握这两者去自我战胜贫困。金山挖得尽，银山刨得完，只有自我创造才能永世无穷。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乃至技术的援助力量再是巨大，总会有穷尽和终结之时，只有观念和意志的开导，才能使受扶援者自己起来战胜贫困，因而也就更能长久。以这一视角而论，应该承认这后一部分扶贫队员的工作和努力乃是久远之计，意义犹为重大。然而，在极为贫穷和封闭的边远山区农村，要使农民舍弃种种传统观念之故而纳市场经济意识之新，谈何容易，其中必然会推涌出一幕幕深潜反映人们心理之旅又使其征表汹涌呈现之剧情，因而也就使得这一部分扶贫队员的奔波劳碌和业绩对人更富有魅力，既艰苦卓绝而又生气蓬勃，这就是长篇小说《金银山》所向读者展示的人事和景观。

运思如此，那么，在创作上，作者又怎样运笔呢？

关于作家为体现运思而如何运笔，历来认为有若干主义、流派、思潮等类的技法可供选采，但实际说来却只有两类，即实用文学创作和艺术文学创作（姑且简称实用文学和艺术文学），因为种种一切主义、流派、思潮的创作方法都可以分别为这两者所用，或都可以分别用于这两者。不言而喻，实用文学

创作往往为实用目的而运笔，诸如趋奉时尚、顺应潮流、酬世娱人、宣说社团、糊口谋生、求取名利以及为名人伟业树碑立传等类皆是。艺术文学创作则主要是为从事艺术活动而运笔，为完成一件艺术品而创作，这就大致如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以至“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了！至今被视为经典的三四十年代长篇创作中，从其后历久不衰的社会效果和艺术影响检视，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以及钱钟书的《围城》等等，其运笔当是进入了这种境界。我这样说绝无褒贬的含义，因为实用创作也罢，艺术创作也罢，较量高下则必须根据具体作品思想内容的分量和艺术技巧的优劣与创获而定。倚马成文，也许掷地金声，刻意苦吟，未必落笔珠玑，文学创作的客观效果总是这样难遂人意。由是可以说，无论实用文学创作或艺术文学创作都可以出精品，只不过是依理而论，当是后者出得更多罢了。因为实用文学创作往往是运用文学的艺术技法表现非艺术活动的目的，所追求的实用效果甚于艺术效果，势必碍作品的艺术质量和艺术创新。加之，实用文学创作由于须适应实用目的，势必渐次形成相应的模式或程式，自然往往会拒斥艺术创新和艺术化。如属于通俗文学一类的武侠小说，也当是一种实用文学，一个作家如果创作了十本，从第一本到第十本之间数量倒是增加了不少，然而作为文学创作活动在思想内容方面力度的深进和在艺术形式方面技法的创获，恐怕就不多。原因是这类作品在代代传沿的过程中，无论在构成、文体、艺术形象等等方面都自然形成了一种习惯沿用的法式模程，岂不说作品的思想含蕴、人物的精神潜藏和征表、故事的牵织架构、矛盾的设置和撞击、总体的文化生态与示向等等，大都囿于一格。而且在题材采选上，总是在历时性中寻求共时性，于不同的时代搜罗相似的人事，在时代虽各异，事境

却相似的故事中自缚自囿，不但思想内容与创作的时代保持等距离，艺术技巧也难有新的突破与创获。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是不能单靠数量增加的，更主要的还是讲求特色丰富、技法日新，这就要求必须在创作上不断创新，这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也是其生命的依存。

这里，我也完全没有劝戒和提倡等类的意思，相反我认为一个作家，既应进行艺术文学创作，也可进行实用文学创作。艺术文学往往可以见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水平，当然是作家们理应刻意追求的。但是，既然实用文学可以满足社会的若干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作家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两者都为之是一种有益的调节与互补。我就曾写过通俗小说在报刊连载，感到对丰富自己的创作技巧大有好处。

前些时候报载王朔与金庸间的争论，实际上就涉及到实用文学创作与艺术文学创作的问题。王朔认为香港的“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是四大俗”，所谓之“俗”，当是指适应经济发达地区市民情趣所需，且又在较丰厚的物质条件下所产的实用艺术（这里只谈实用文学），至于猛喝一声称“大俗”，乃是指其不但满天飞，且被误导为登峰造极，以致障人眼目，不见泰山。王朔把话说得重一点，无非是矫枉过正罢了。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现象无疑仅是一种假象，这假象不但能使享誉之地陶醉自满，且能误导周边之地效尤，因而对文学创作的更新和更进即真正的发展与繁荣甚为不利。香港有论者说：“王朔的评击正反映中国大陆某些拒绝境外文化的心态”，这话也正是陶醉自满于假象的一种反映。因之，应该欢迎实用文学创作的繁荣与丰富，但也应该对这种繁荣与丰富有确切的定位和评估，使其归于应有的序列，切不可将之涵盖整个文学创作，取代艺术文学

创作。有一个为人所知而又使人憾然不平的例子可以作为诠释此论的参照：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 1936 年问世的《飘》（又名《乱世佳人》）是一本关于南北战争的长篇小说，自 1939 年拍成电影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畅销不衰，印刷了一百多万册，但据论者所言，此书虽然故事性和可读性很强，但由于像一般通俗文学作品那样缺乏创新和文学性，以致使另一位美国作家福克纳于同年出版的也是取材于南北战争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虽然只销售了七千册，却在 1949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飘》却受到冷遇，而米切尔在美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也一直难有一席之地。这一例子真是值得引起人深思。

由于农村扶贫不但在当代中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而且必将产生深远的世界影响，加之我对自己着力反映的扶贫队员们又特有所敬所爱，因而在创作实施中就选采了艺术文学创作的方法，即不去考虑诸如出版是否便捷、出版后的社会效应如何和宣传效果大小等等，只知道自己是进行艺术创造，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件艺术品和刻意塑造艺术形象。又由于文学创作有若干主义和技法，而任何主义与技法都可以分别为实用创作和艺术创作所用，所以我据自己之所爱所长，选采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这立意不能说不好，但是，文学作品的客观效果历来是作家自己难以估计和把握的，只能依例放到社会中去检验了。

因为我当时正主编“中国彝族当代文学丛书”贵州部分，《金银山》写成后我将之列入这套丛书，以补长篇小说之缺。出版社方面提出由于文学书籍市场销路有限，出一套丛书他们感到经济方面有压力，是否给一点出版补贴。我于是又为这事奔走请求有关方面帮助解决。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时任省政协主席的龙志毅同志，他给了我不少帮助，虽然未能解决问

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又以“请求向写扶贫题材的作家进行扶贫”为由向省扶贫办求告,回答是扶贫办只掌握数字,不直接管钱,而且本身连宣传费也没有。我再次以同样的理由致信国家扶贫办求助,也一直没有消息。多亏贵州省彝学研究会慨然给予资助,但这一慨然就害得学会禄文斌会长受尽了奔波劳碌才筹集得部分资金。最后经过协商,彝学会多拿一点,出版社少要一点,我自己也拿一点。这本反映农村扶贫工作的长篇小说才终于得以问世。应该说,贵州彝学研究会虽然经济极为困难,却尽一切努力为出版中国彝族当代文学丛书贵州部分筹集资金,对于彝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是富有远见卓识和功不可没的!

1999年12月23日



大街两旁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悄然出现了三两片黄叶，秋天不过只有这么一点淡淡的信息，充斥十里长街的那些大小店家喧嚷不止的秋装叫卖声就如潮泛起，自然，红男绿女群中的夏装也跟着渐渐少了。在这众山环抱的省城，人们总是以服饰的入时、时髦乃至超时显示自己在改革开放年代的精神气质，为自己的事业和所获取的经济实力装点，这早已是名闻遐迩的事。秋装自是瑰丽多彩，绮罗香泽，云裳蝶姿，使得整座山城真有着香气红云漫天起的气象。

这一天午后，由上海方向驶来的列车快到站时，有两辆只有党政部门才配备有的苏式伏尔加牌轿车一前一后驶入火车站前的广场，不约而同地在旅客出站口前面停下。当两位乘车人几乎在同一时刻推开车门下车时，四目相视，都感到异常惊喜，不禁同声招呼道：

“啊呀，已是好久没见面啦，今天真是幸会呀幸会！”

这两人都是标准的彝家汉子，身材高大魁梧，黝黑色的脸庞上，五官轮廓分明，有如刀削斧凿，都是五十出头年纪，头上已悄然有了白丝。那已显发福的一个名叫陇长安，略微瘦削的一个叫罗杰，两人既是族胞，又是同乡，又都在省级机关供职，还都身任处长，共同点很多，关系也甚为密切，只可惜一家住在城南，一家住在城北，更兼公务缠身，已有好些日子没有相见了。这时，陇长安紧握着罗杰的手说：

“我还说要到下个月的中老年职工乒乓球锦标赛时才能与你相会哩！还决心到时候再好好让你吃我十二大板！”

“哈哈，正如我之所料，我早已厉兵秣马、严阵已待，非要叫你累死在我的拍下不可！”罗杰也紧紧握着陇长安的手说。

原来他二人年轻时都是职工中第一流的业余乒乓球好手，陇长安的直拍近台快攻，罗杰的直拍离台稳削都很有名气，二人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叫你吃败仗，可谓不相上下。行家们已经预测，下个月举行的省级机关中老年职工乒乓球锦标赛，争江山夺社稷的必将是他二人。自然，他二人早已为这一赏心乐事而神荡其中，使得今天的邂逅更倍感快乐。忽然，他们都猛然省悟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不禁对对方此来深深犯疑和警惕起来，都惊诧地问道：

“你是……”

他们本来是问对方“你是来接孩子的吗？”刚提了头，那下面的话就不敢问出来。他们都生怕对方回答也是来接孩子的，那么，那件不愿意也不允许发生的事十有八九是发生了，天大的麻烦事也就会随之来临。他们于是不敢发问，只得把话囫囵吞下，然而，那件事必竟是越来越悬疑于心了。

罗杰和陇长安如今在火车站不期然相遇，果然都是来接孩子的。原来罗杰的儿子罗宏业和陇长安的女儿陇国芳都是京城一家名牌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都被通知回到本省人事厅分配工作，照理在一个月前就应该返乡报到，但却都迟迟未归。罗、陇二人早就为这事深感不安，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竟会与对方孩子有关。如今，两人见双方子女竟然一同远游绕道从上海回来，那不详的预感也就如同变成了明显的事实。这年头，青年男女之间的特殊关系，往往依靠旅游来促进、缔结和体现，这早已是时髦不过的事了，对他们两家的子女来说，这趟远游绝不是什么好事！粉碎“四人

帮”后，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时，罗杰的儿子罗宏业由一名上山下乡知青考入本省民族学院，不久便因病辍学，四年后再度参加高考，和陇长安的小女儿陇国芳考入了京城同一家名牌大学。陇国芳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整整比罗宏业小五岁。由于两家父辈在家乡、民族以及友情等方面的特殊关系，罗宏业自小就以兄长的身份常常带着陇国芳游戏玩耍，互相总是离不开。当罗杰和陇长安得知双方的子女将到远离父母的京城在同校、同系、同级就读时，就很担心他们会缔结成特殊关系，为了防患于未然，都曾三令五申明确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与对方谈婚。如今看来这颗心可能是白费了，因此，他们都后悔当初不该让自己的子女和对方子女同学就读，心里不免对对方产生埋怨，刚才见面时那种亲热无间的情感顿时化为乌有，都悻然撂下对方朝旅客出站口走去。但是，他们都怀抱着一线希望，惟愿平安无事，一切都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

已经临近列车到站的时刻，车站才忽然广播宣布，列车晚点一个钟头，于是蜂拥到出站口接客的人们又渐渐散去，只剩下罗杰和陇长安。他们都感到非常尴尬和不安，但又不愿各人走了避开，都想找个机会把话说清楚，要求对方严加管束，把儿女间关系割断。陇长安由于自峙出身高贵所养成的习惯，从来不会俯就别人，还是罗杰能进能退，他首先打破僵局走到陇长安面前，一手把住出站口铁门的栅栏支撑困倦的身子，看看四下里没有其他人后推心置腹地说：

“陇兄，还记得解放初期我们一道参加工作那一年发生的事吗？有一位我们本民族的女同志和一位汉族男同志申请结婚，上级要我们本民族的同志开会讨论是否可以，我们两人忿然离会，宣称是为参加革命工作来的，不管谁嫁谁的事！”

陇长安知道罗宏业是想将自己的军，但是因感到当初这态度无可挑剔，不但不避讳，反而补充说：

“记得！我再补充一件事，你是否还记得，又过了几年后，家乡县里要召开首届人代会选举县长，听说按照民族人口比例，正县长一定得由我们民族担任时，本民族中不但原来不同的等级和宗支都在活动选自己的人，就是地区之间也有人跟着起哄闹派性，我们两人对这种分裂局面实在看不过，忿然带头宣布搞大民族，不搞小民族，为全民族的利益着想，不站在哪一边！”

“对对对，记得记得！”罗杰放开了抓住铁栅门的手，欣喜若狂地握住陇长安的手说，“那时候，我们是那样崇尚先进，当然也未免过激，总是以与时代合拍为荣！可是，如今不知是时代进步太快了，还是我们自己逆水行舟，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一落千丈地倒退了，在子女的婚事问题上，竟然站到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那一边！这不是令人感到可笑而又难堪吗？”

陇长安听到这里后，脸色不由己地一沉，鼻息难以容忍地重浊起来，感到对方是有意伤害自己。罗杰忙说：

“请不要误会，我是在反省自己！我知道你对宏业和国芳谈婚是肯定要反对的，实话实说吧，我也一样持反对态度，每逢宏业放假回家探亲，我都苦心婆心地晓以利害，劝说他不要走这条路，但是现在看起来，问题可能还是发生了！我本来从不干涉子女们的婚事，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原因是我们两家历史上发生的不幸事件，不可能不对子女们的婚事产生不利影响。虽然说，先辈们的事与后辈绝无关系，但是，既然有伤痕存在，就必然有触动伤痕的客观因素和可能！”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当然……”陇长安全然赞同，却又欲言复止。

“我知道，除了我们两家历史上的恩怨外，无论对你我来说，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罗杰不客气地说，“那就是原来我们民族社会中的等级问题，虽然民族等级已经不复存

在了几十年，但是一些有关的意识不能说就已经完全消除。我就知道，在你们原来属于民族统治阶级族系的一些人中，至今还把与其他等级的人开亲看成是不光彩的事哩！”

“我承认自己鄙薄浅陋，始终未能脱俗，虽然就本心而论，我并不把这看成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说得对，在我们的家族和亲族属系中，确实存在有那么一种不与外人开亲的偏见陋习，我自然怕承受不住这种舆论压力啊！”陇长安也坦诚而无可奈何地说。

“这可以理解。”罗杰点点头说，“我也认为，由于存在这样的因素，引发问题的可能也是有的，因此，还是应该认真对待和防备点为好！等会孩子们来后，如果我们的担心是事实，那就分头做工作，劝他们趁早把婚姻关系割断，免生后患！”

两个好友终于谈在一起，消除了隔膜，这时列车也已到站了。旅客们忙不及待地涌出车厢，汇成一条人的河流，穿出地道，挈带着一路风尘源源出站。罗杰和陇长安在人群中踮脚翘首，焦躁不安地眼巴巴寻找自己要接的人。在这一刻时候，他们不但急于见到久别的子女，更主要的还是急于想知道，这两个同窗四年的年轻人有没有违反家训发生了那种令他们担心和烦恼的关系！这儿是终点站，所有的旅客都得下车出站，因而那人流也特别的长，罗、陇二人早已是望眼欲穿了，一颗心如同掉在油锅里受熬煎似的难受。谁知直到人流散尽，车站职工关闭了出站口的铁门，还是不见那两个年轻人的影子。电报上明明写着是乘这次列车到达的，这又是见了什么鬼啦！罗杰气得紧咬着牙，陇长安气得倾喷着怒气，都把发生这种事的根源怪罪对方。正当两人已经化解的怨恨眼看又要复发时，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陇国芳那欣喜而又清亮悦耳的声音：

“爸爸，罗伯，我和宏业在这儿哪！我们下车后先到车站办公室联系借他们的会客室一用，现在请二位老人到那里去，

我和宏业有要事求你们恩准哩！”

这声音，这番话的内容都已使得罗、陇二人深为震惊，再回首望去，见他们那悬疑于心的事竟真个已是事实，一时之间不知所措，都懵然犯傻了。

大庭广众之中，只见罗宏业和陇国芳相亲相爱地挽着手走来。罗宏业那高出常人的身材，比他的父辈显得更加魁梧和健壮。白色丝绸料衬衫，浅灰色薄毛料西服，那么随意加之于身，虽经旅途的风尘沾染，非但不失整洁脱俗，反而更加显得倜傥潇洒。那黄润方阔的脸上，轮廓分明的五官虽然庄重而不轻露神色，却饱含着欣喜蔼然之情。陇国芳虽然比她的男友略低一个头，在女性中也可算是高出常人的个子。可能是出生于大城市和在大城市中成长的缘故，她的肤色与民族和家族的黝黑健美不同，显得白净柔嫩，使得那鹅蛋形脸庞的两颊，泛着青春的红晕，就像白玉映在火光之中。那笔直而乖巧的鼻梁，清亮而黑白分明的双眼，微丰而润泽的嘴唇，浓黑生辉的长发，无处不使人感到光彩照人。她穿着一袭纯黑色的连衣长裙，把身段衬托得颀长和庄重，显得典丽而大派，只是那轻捷而跳跃着的步子和小鸟依人似的紧紧坠着男友手臂的神态，还透露着妙龄女郎的生性与天真。这一对相亲相爱而又美丽出众的恋人的出现，使得不少在场人忘记了自己的事，被深深吸引住停下脚注目称羨，使得人声喧嚷的车站广场这一角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似乎连一颗针掉下地都能听得见。

这种算计中可能发生而又极不希望发生的事，使得陇长安在那么一怔之后，由于自尊心和家族传留的尊严感受到极大的挑战，不由得暴怒了，竟顾不得在大庭广众之中应注重身份和体面，匆匆迎了上去将女儿和她的男友强行分开说：

“请你尊重尊重你的父亲，也尊重尊重你自己，不要给我丢人现眼啦！”